

父亲的珍贵遗产

□陈真



我的父亲在我5岁那年就去世了。他没有给我留下清晰的印象,甚至在我以后的回忆中都想不清楚他的模样,但是有一件事却使我记忆深刻,以致影响我的一生,使我增长和保持了做人的骨气和做事的清白,一生都心地踏实。

我5岁那年,家乡发大水,把我家的房子都泡塌了,生活物品都被大水冲走了,居无定所。父亲领着我闯关东,先找个糊口的地方安顿下来,然后再回去接我母亲和刚生下的小妹妹。

记得在东北的一个小火车站我们下了车,父亲领着我出了火车站口和小城,向东南弯弯曲曲的山路走去。我自己走一会儿,父亲背着我走一会儿,如此往复。

太阳挂在西山树梢的时候,我们走得又渴又饥

又累,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休息。对面有一片萝卜地,那鲜红的萝卜又大又圆,碧绿的叶子又长又翠,使我看了非常眼馋,禁不住地直流口水。我怯生生地对父亲:“我想吃萝卜。”父亲说:“我们不能跟人家要东西吃。”我只好默默地往嘴里咽口水。

我实在忍不住了,又跟父亲说:“我们就拔一个萝卜吃吧。”父亲又严肃地说:“主人不在,不能动人家的东西。动了就等于偷,一辈子的名声都毁了。”父亲站起来说:“再坚持一会儿,到前面村庄有老乡,就有饭吃了。”于是我们继续赶路。

就在那年年底,父亲暴病身亡,我还懵懵懂懂地不知愁苦。转年母亲又带着妹妹改嫁了,我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到我13岁的时候,爷爷奶奶也去世了。所以,我对父亲的印象不深,只有吃萝卜这件事,让我终身难忘。

在我以后的人生历程中,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坚持自强自立,不向别人求乞怜悯,坚持自食其力,从入伍当兵到走上工作岗位。特别在公务员岗位上,对自己分管的公共财物一分不沾;对所谓朋友的“感谢”礼物一份不受;对上不媚不要,对下不索不欺,一切以公心处事。这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当时多少人看我不识时务、顽固不化,而我却“痴心不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周围的朋友却越来越多,他们认清了我无欲无求、正派清洁、为人中正、做事认真,使我一生都感到踏实平安。

父亲虽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他却给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使我受益终生。

记忆中的味道

□文良诚

“一缕浓香一缕温情”,黑芝麻糊的广告总是让我想起记忆中的那些家乡味道。由于父母是居无定所的筑路人,每次工程的完工或竣工,就意味着他们工作地点的变更。为了让儿时的我免受路途迁徙颠簸之苦,父母把我放在了湖南的一个小山村里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是爷爷奶奶和亲戚邻里的关爱,还有难忘的一道道美食让我至今都感到自己的童年浸满了幸福。

那个年月没有学前班、早教班,我整天跟着村里的小伙伴们在山野田地里疯跑,野果没少填肚子。成熟的季节里,野栗子树上结满了和乒乓球大小差不多的野栗子果,剥开它的毛刺外衣,面甜无比的栗子就是我的饭后加餐。

除了这些野山上天生地长的食物,还有许多自家纯手工制作的乡间美食。

湖南种植的是糯性很强的高粱,只有这种高粱才能制作黏腻的高粱糍粑。当制作高粱糍粑的时节,我总是坐在村子小祠堂的门槛上,眼巴巴地看着奶奶把用水泡上十几个小时的高粱和糙米用村里公用手推小石磨磨成米浆。此时的我知道过不了两天就可以大快朵颐了。为了让米浆尽快脱水,家乡的人们用了一种土办法,首先用一块干

净的白布盖在米浆上,然后往白布上轻轻地倒上适量的干净炉灰,等到炉灰把米浆多余的水分吸干后,连布带炉灰一并揭去,剩下的工序就是和北方揉面一样揉搓脱水的米浆,揉好后截成一个圆圆的小团子,再用手一压就成了圆圆扁扁的小糍粑,上笼屉蒸熟即大功告成。

成品的高粱糍粑刚做出来时闪烁着诱人的光亮,晾干后呈现枣红色,暂时不食用可以泡在清水里保存十天半个月。奶奶知道我喜欢吃高粱糍粑,一到高粱收获的季节,总是少不了不辞辛苦,每道工序都不差地给我制作。高粱糍粑做好后,奶奶常常是累得腰酸背痛,却总是慈爱地看着我“消灭”那些韧性十足、香甜柔滑的高粱糍粑,并提醒着我慢点吃别噎着。

当我到了上学的年纪就离开了小山村和最疼爱我的奶奶。上学、工作后回到小山村的次数屈指可数。十几年前,奶奶离世,我就再也没吃过高粱糍粑了。父亲有一次回乡带回了高粱糍粑,当我兴奋地品尝后,已不是从前的味道了。奶奶用粗糙的双手耐心专注做出的那些我最爱吃的高粱糍粑、甜酒酿、各种馅料的油豆腐果,都装满了奶奶对我深深的爱。这是属于我的专属味道,我将永远怀念!

难忘的1976

□解红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有一个观点,说老年和少年在思想上就截然不同,“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年过半百的我,回忆往事,有时就像是品味咖啡,有些苦涩,又有些香甜。每当我看到母亲亲手做的一桌丰盛的饭菜,我就会想起许多往事来。

那是1976年,我八岁。那年夏天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便是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由于受到唐山地震的影响,我居住的这座城市也被波及。记得当时父亲在省城工作,我的两个哥哥都在部队当兵。其中大哥在沈阳军区,二哥在济南军区。家里只有母亲带着我们一家老小八口人,居住在街道帮我们搭建的临时防震棚里。防震棚很简易,只有一个很大的地铺,我们的吃喝玩要全都在地铺上。这场灾难,不但给灾区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也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我们不仅要躲避地震,还要躲避洪水侵袭,当年我家居住的地方属于地市场陷区,低洼潮湿,时常闹水灾。给日常生活带来了无法想象的艰难。但最主要的还是首先解决温饱问题,上级政府很快给我们家分发了一些购物券,我们可以凭票买东西了。

那个年代,我们全家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母亲的白菜粉

丝一锅炖。虽然有时候也加一点猪肉,洒上一层红椒油,但是,无论怎样吃,都觉得很美味。我没有吃过山珍海味,母亲的饭菜堪称美味佳肴。吃的太饱,母亲看着我心疼地说:“饿过劲了,不要吃得太快,太饱,这样会伤身体的。”搁下碗筷,我躺在地铺上面小睡一会,闻着防震棚里飘满的炖白菜的味道,就又爬起来盛上一碗连菜带汤的一股脑儿的下肚,体力立刻又恢复起来了。母亲说:“能吃,才能长身体。”母亲又说:“你大哥现在还在灾区救灾呢,他最喜欢我做的白菜炖粉丝。”母亲说着说着双手合十,嘴里默念着:“祈求苍天,保佑平安!”

最让全家人感动的不仅仅是吃上一碗大白菜炖粉丝,最主要的是大哥在地震灾区的英勇表现。

大哥来信说,灾区人民非常欢迎子弟兵的到来,他们的到来,给灾区人民极大的精神鼓舞,也给灾民带来生活的希望。士兵们不怕苦不怕累,他们给灾民以温暖和力量,激励灾区人民更好地建设家园。

“一人当兵万人乐,一家添喜万家欢!”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大哥已经光荣退伍。

回想那个年代的事情,心中顿生无限感慨!

外公的竹篱笆

□春江水

外公是个老实巴交的菜农,有一块赖以生存的三亩见方的菜园。他像慈父给儿女穿衣裳似的给菜园扎上了密密的竹篱笆,竹篱笆高近二米,全用又韧又硬的密竹编扎,篱笆里嵌插着满是尖刺的竹桶李,使竹篱笆密如鱼篓,牢似砖墙。篱笆圈前后开二扇竹门,两门一关,整个菜园分明是座围城。

乡亲们啧啧夸赞外公扎的竹篱笆牢固好看,外公便很得意,得意之余便悠悠地哼着小调:“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外公的小调哼了许多年,最终却被日本鬼子给拧碎了。家乡沦陷后,鬼子常常窜到乡下烧杀抢掠。

那天是小暑节,外公正给青菜上肥,突然竹篱笆外传来一阵“救命”的尖叫声。外公闻声奔出前竹门,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惊慌地奔逃过来,后面一个矮胖鬼子满脸淫笑地追着。不知道外公哪来的勇气,上前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姑娘拉进菜园,又拖着她跑到后门,一把将她推出竹门,“嘭”地一声关上门又上了把老铁锁。那鬼子后脚跟进,不见姑娘,端着大枪呜哩哇啦地喊外公,外公不睬他,见吓懵的姑娘还愣在竹门外,便大声催促她赶快逃命。那女孩这才惊醒,拔脚朝前面的大竹林逃去。

鬼子见姑娘逃了,一怒之下,挺着刺刀一刀扎进了外公的小腹,鲜血溅在青菜叶上,滴入土中,外公捂住肚子,忍着剧痛,艰难地朝前门走去。鬼子呆呆地看着这个受伤而又全无忌色的中国菜农,一时竟忘了那逃命的女孩。外公终于把前门关好上了锁,把钥匙甩出竹篱笆外,然后才倚着竹门,怒目扫向鬼子。当鬼子看清这高墙似的竹篱笆时,才明白被关在了菜园里,鬼子气得哇哇叫,端起枪想打死外公,忽见后门不太高,便脸露喜色,直奔后门。竹篱笆门很滑,鬼子腿短,皮鞋在竹片上直打溜,前脚好不容易跨过竹门,正欲收起后脚,没料到外公赶到用手死死地揪住了鬼子的裤脚,鬼子一脚在里一脚在外,惊怒交集却使不出劲,眼见那姑娘已闪入浓密的竹林不见了,便顺过枪来刺外公,忽听“咔嚓”一声巨响,跟着鬼子惨叫着,连人带枪翻跌在竹门外,外公隔着竹门看得正清,那鬼子双手捂着下身,杀猪似的嚎叫着满地打滚,折断了的竹尖深深地刺进了裤裆,血流了一地。

那个日本鬼子不知道是怎样离开菜园的,痛晕过去的外公是被娘和乡亲们抬出来的。外公伤太重,伤口烂得如小碗口大,娘哭红了眼,外公反而安慰说:哭啥,我死得也值了,那鬼子伤了下身,不死也落个断子绝孙!外公快不行了,他要到菜园子看看,大家把外公抬进菜园。外公望着菜园,望着竹篱笆,断断续续地说:没白……白扎……外公终于去了,但很安详!

往事悠悠征稿啦

沧海桑田,岁月更替。总有一件事,让您至今难忘;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一直有述说的冲动;或者,会有一件事,改变了您的命运……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欢迎赐稿!版面有限,请您尽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电子邮箱为:1337262914@qq.com有稿费的哟!另外,提醒一下,有作者投稿没写清楚详细地址,导致我们无法为您奉送稿酬。请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邮箱同上。